

冯渊专栏·原乡物什

笕箕、蝌蚪及其他

房子西边是麦地，麦棵深处，有块水塘深藏不露，水面空阔，荷叶连芽尖都没冒出水面，只有零星的水皮莲和菱角菜嫩芽。

我拿着笕箕到塘边玩。笕箕可以在水塘里淘米，也用在灶台上。铁锅里放好米和水，烧干，拿葫芦瓢将半熟的米和米汤一起舀出，放笕箕里过滤，米汤滤到瓦罐里，米再倒回锅里煮。闻到饭香，灶下便不再添柴，余烬足以将贴紧锅底的那部分饭粒变成焦脆的锅巴。盛完全家人的饭，将瓦罐里的米汤倒进锅里，灶底加一把稻草，锅里就是黏稠喷香的锅巴汤了；就腌豆角吃，是难得的美味。

我拿笕箕去水塘边淘米，淘米水引来一群小蝌蚪。有些细碎的小米粒从竹丝缝里漏出去，小蝌蚪就追逐起来。我将淘好的碎米交给母亲，又偷偷拿着笕箕，穿过麦地，来到水塘边。

将笕箕浸在水里，笕箕底残留的碎米粒对小蝌蚪还有吸引力。轻轻一捞，笕箕里就有了十几只黑乎乎的小蝌蚪。

父亲在门市部日杂柜组做营业员，他有一只卖雪花膏的大玻璃瓶，瓶口有点残缺，里面残留一点雪花膏渍，被扔在柜台底下。我用清水里里外外洗了三遍，又用麦地里的菟丝子擦了三回，草腥气遮盖了雪花膏的气味。装上去水，放一点水藻，两片麦苗，再将蝌蚪放进去。数一数，一共十三只。

这里就是它们的新家了，我随时可以看到它们。我找来一切能找到的吃的东西，午餐剩下的一个蚕豆大小的鱼头，吃剩的饼干屑，米粒，糠，水皮莲的叶子。

我将它们搬到有阳光的槐树底下，有风，还有落叶，小蝌蚪游得很开心。上下，前后，转圈，那里一只还会吐泡泡。

水塘一侧有条小沟，小沟和麦地之间有块空地，那里有一棵老榆树，树底下拴了两只小白羊。我不敢靠近小白羊，远远看着它们。先前树下没有小白羊，今天为什么有？是谁拴的？拴在这里做什么？

我有很多疑问，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。只有比我大的二孬跟我说，这些羊要给他灌酒，喝醉了，放到长江里钓鱼。我可怜这些羊。干吗要用它们来钓鱼呢？

我将玻璃瓶搬到阳光下，蝌蚪也要晒太阳。担心太阳太暖，我从父亲的柜子里找来一张马粪纸，斜斜盖在玻璃瓶上，遮挡一部分阳光。本来我想找一片荷叶或者泡桐树叶，低头看塘水，抬头看泡桐，它们都还没有长出来。

黑乎乎的蝌蚪游得好开心。如果玻璃瓶更大一点，大得我也能在里面游泳就好了。我可以挑选蝌蚪喜欢的东西，还有我喜欢的东西，一只黄色的乒乓球，一支蓝色的蜡笔，我们在透明的玻璃瓶、透明的水里游嬉。灰尘、土块在我们的世界之外，我们漂浮在大地上，也是透明的。特别是没有水蛇。我亲眼看见水蛇张开它的小嘴，一下子吸进四只小蝌蚪。我许多话要告诉小蝌蚪，那棵老杨树底下不要去，树根长在塘坝上，树干横在水面，水蛇有时会爬到树干上晒太阳。麦地里也不要，那里是癞蛤蟆的家。青蛙不一样，青蛙家应该在水塘里和小河沟里。

太阳落山，我将玻璃瓶搬回去，塞在父亲柜台下一只铁皮食品桶旁边，那里正好有个空，人走来走去也不会碰到。晚上，父亲点着一盏油灯，在灯下看报。我很早就睡下，蝌蚪不需要点灯，在铁皮桶旁安睡。

早晨一睁眼，我要去捡蝌蚪，数一数，还是十三只。有的悬浮，有的潜水，有的静静不动，有的一个劲绕着玻璃瓶壁拼命游，它以为这样能游向武昌湖吗？

武昌湖离这里五里地，听父亲说武昌湖有十五万亩，旁边一个人说，有十万公顷，还有人有一百平方公里。他们争吵不休，大人常常是这样，为了不相干的事，吵得认真，投入到，到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。

我能数到一百，就够了。我不会捉来超过这个数的蝌蚪。等到小蝌蚪变成小青蛙，我会送它们回到麦地边的水塘里，那里才是它们的家。我为不久必然到来的分离伤心。再喜欢它们，蝌蚪也不会变成人，人也不会变成蝌蚪，我们不会一直在一起。

我有半年跟后方的祖母住在一起，另外半年到父母亲在湖上的单位住。每次和祖母分开，我要默默伤心很久，母亲用香草味的饼干哄我，我一边吃一边流泪。吃到第五块，我的心情才稍微好起来。每次和母亲分开，祖母就带我到她的菜园里去，那里有很多黑色的蝴蝶，我沿着木槿篱笆追蝴蝶，才能慢慢忘记分离的不开心。

小蝌蚪很快会长成青蛙，青绿色皮肤的、呱呱叫的小青蛙，在水塘里、荷叶上跳来跳去，水面上有几寸宽的风刮过来，荷叶摇摆，菱角菜翻转，青蛙在风里狂欢；玻璃瓶算什么呀，我朝里面吹一口气，小蝌蚪受了惊吓，猛地散开去。

我知道它们一天天长大，离开我的日子越来越远，我又欢喜，又难过。

每天都能看见它们长大一丁点，身子长了，脑袋大了，它们的嘴巴不是长在头的前端，而是前端靠近肚子的地方，看了都要发笑，它们每次吃东西都像偷吃。

分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，不是悲伤，不是怜悯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，猛地攫住了我小小的心脏，让我说不出话来。

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父亲·横梁·我

何小雯

我坐在父亲自行车横梁的那些年，过得很快，如同森林里的一只鸟儿，整天叽叽喳喳飞翔在湛蓝的天空下，茂密的丛林里；听一朵花开的声响，一滴雨落的颤音；看一团白云的幻化，一株小草的拔节。一切的一切，都在歌唱快乐的乐章。

那辆帅气的二八大杠永久牌单车，是那时候家里少数值钱的大物件之一。母亲恨不得把它供起来，使它丝毫不受累不受伤。逢年过节、春耕农忙，母亲才舍得用车。

父亲为人老实，一辈子都习惯了听从母亲的，而在对待单车的态度上，他竟和母亲有了分歧。父亲觉得车子不是摆设，它生命的意义是奔跑在路上，如若载上我，这个意义就能翻倍。

我喜欢坐车横梁，可以看到眼前开阔视野里移动的风景，一帧一帧的，不重复，不乏味，清新又迷人。父亲喜欢我坐车横梁，他随时一垂眸，或是余光一瞥，就能看到扎着两根小天线，我可爱，浑身有劲，有活力，满足阳光与明媚。我一路晃着黑黑的小脑袋，胡乱挥着小胳膊，偶尔突然松开双手，伸进风里去，想要抓一把风的温柔。父亲从来不斥责我的随心所欲，有他在的世界，我就是安全的。而我也仗着这份底气，尽情享受童年的快乐。

父亲凡是有时间，就会带我坐横梁到处耍，为此没少挨母亲骂。那时候的乡路多是黄泥土路、沙子路，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带着棱角，像一个个调皮的小陷阱，扎根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。母亲生怕这些小石头伤了车子的轮胎，那她心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。

我却深爱着车子行走在破烂的泥路上的感觉，就像在沙泥纸张上率性涂鸦般，神奇而美妙。为了更好地看见车轮胎子印在沙泥上的画，我常常坐得不安分，在横梁上扭来扭去，探头出去看左边，看右边，随即大呼小叫，拍着父亲黝黑的脸庞，示意他看地面如画的印痕。

父亲会在雨后天晴之后，招呼我坐上横梁，去村尾扬谷场旁的一大块空地那溜车。空地有许多积泥，大多是塘泥，密度大，雨水淋过后软中有实，既不会软烂如水，又不至于硬邦邦的。车轮胎碾过，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痕迹。父亲载着我，一遍又一遍从它们身上碾过，正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、菱形……父亲将快乐经由横梁送给我，又将知识藏进快乐启发我。我的几何启蒙就是坐在横梁上，居高临下的，看着



父亲的担当
李肖容 摄

父亲的麦秸垛

李建树

在山村一处不起眼的角落，总会有一处或多个鼓鼓囊囊的麦秸垛，看上去有些佝偻，如同岁月沉淀下的密码音符。

麦秸垛，对于儿时的我来说，是一个充满乐趣的神秘所在。喜欢在那柔软的麦秸上打滚，爬上跳下溜滑梯，把它当成蹦蹦床。那是一座专属于我们的城堡，梦幻般美好。

小时候常把麦秸想象成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一会儿是柔软的云朵，一会儿又是起伏的山脉。而父亲，总是在一旁不经意地微笑，那笑容里满是慈爱。

父亲对麦秸垛有着特殊的情结。麦收时节，是父亲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时候。挥舞着镰刀，在金色的麦田里一趟趟奔波。麦子运回打麦场后，就是一连串的堆场、碾场、翻场、扬场、集垛、糊垛。

集垛的时候，父亲又会细心地将麦秸一茬并着一茬堆成麦秸垛。那动作熟练而又专注，分明是拿一根根麦秸码成一件伟大的艺术品。麦秸垛在他和伯伯们手下一点点地增高，最后变成了一个高大而又敦实的大“蘑菇”。到了秋天，远远一望那打麦场里大大小小的麦秸垛，就像一个突然迁徙而来的小部落。

远去的岁月里，麦秸垛是农家人土地收成的见证。冬天，经过碾压的麦秸秆变得绵软柔糯，是冬季铺床装枕头的好填料。用麦秸秆装成的枕头软和温暖，枕上去呼呼啦啦一阵响，可一觉醒来身心舒畅。

白亮亮的麦秆，在城里人心中虽不起眼，殊不知是耕牛冬季的一槽口粮。母亲从麦秸垛上撕下一堆麦秸，父亲搬来铡子，一人向铡口喂草，一人抬动铡刀，刀起

父亲的天空

解帮

父亲是一名村赤脚医生。三十八岁那年，他在镇上开起了兽药店。因为资金不足，货物不全，经验不够等原因，第一年赚的钱刚够保本。每次爷爷和姑姑等亲戚收完粮食，得来的钱都是放在父亲手里，给他作本钱。

做生意的苦楚，只有父亲自己知道。他每天早上在店里做生意。下午顾客少，他要去村里帮承包户治病。每年春天，农户开始捉鸡苗回家养。父亲经常利用晚上到周边人家去给鸡打疫苗针，每次都要忙到深夜才回。因为店里存货不多，隔周把时间，父亲便要坐大客车去省城进货。为了省钱，他很少在城市的餐馆吃一顿便餐。

做生意期间，有在店里被人设局进了假药，有因未治好农户的家禽，大清早被人家把死鸡扔在店门口破口大骂，有被同行找人在深夜滋事恐吓，当时我陪着姐姐

安全的。而我也仗着这份底气，尽情享受童年的快乐。

父亲凡是有时间，就会带我坐横梁到处耍，为此没少挨母亲骂。那时候的乡路多是黄泥土路、沙子路，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带着棱角，像一个个调皮的小陷阱，扎根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。母亲生怕这些小石头伤了车子的轮胎，那她心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。

我却深爱着车子行走在破烂的泥路上的感觉，就像在沙泥纸张上率性涂鸦般，神奇而美妙。为了更好地看见车轮胎子印在沙泥上的画，我常常坐得不安分，在横梁上扭来扭去，探头出去看左边，看右边，随即大呼小叫，拍着父亲黝黑的脸庞，示意他看地面如画的印痕。

父亲会在雨后天晴之后，招呼我坐上横梁，去村尾扬谷场旁的一大块空地那溜车。空地有许多积泥，大多是塘泥，密度大，雨水淋过后软中有实，既不会软烂如水，又不至于硬邦邦的。车轮胎碾过，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痕迹。父亲载着我，一遍又一遍从它们身上碾过，正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、菱形……父亲将快乐经由横梁送给我，又将知识藏进快乐启发我。我的几何启蒙就是坐在横梁上，居高临下的，看着

父亲和车横梁还是我躲避母亲的扫帚、拖鞋的最佳搭档。每次我犯了错，脾气暴躁的母亲忍不住要揍我的时候，父亲就会飞快地骑着单车，像一个救世英雄一样出现。记得有一次，贪玩的我把母亲平日舍不得用，只有在探亲访友时才舍得抹上的雪花膏霍霍完了，全涂抹在自己的脸蛋、胳膊、手指头、小腿上……我全身香喷喷的。当我从自我陶醉中醒过来，看到气得七窍生烟的母亲正瞪着我，脸都变形了。她骂一句“你这挨千刀的兔崽子”，随即抄起墙角的扫帚，奔我挥过来。

我夺门而逃，口里大喊父亲。父亲刚好骑车载米回家，见状急急把车停住，右手扶车，左手伸出来迎我。我像个猴子，从父亲为我打开的安全门，一跃而上，稳稳坐上了横梁，手一挥，我的快乐就出发了。母亲在后面扯着嗓子骂，我耳边突然飞过母亲的另一只拖鞋，它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没碰着就沮丧地掉下地面了。我和父亲对视一秒，然后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，电线杆上的鸟儿都被我们的笑声震飞了。

普通平凡的父亲，一生清贫，他给我的财富不多，却让我一生享用不尽。一如那段横梁上陪我度过的快乐时光所滋生出来的爱与温暖，足以令我终身受益。

单车轮胎在塘泥上印下的痕迹而完成的。

我们父女俩在外面溜车，总免不了互相提醒着，要记得在回家之前把车轮胎子厚厚的泥巴冲洗干净。有时候我们玩疯了，忘了此事，那下场就会让惜车的母亲狠狠批评一顿。即便如此，下一次，父亲还是会带我偷偷溜车去。

父亲和车横梁还是我躲避母亲的扫帚、拖鞋的最佳搭档。每次我犯了错，脾气暴躁的母亲忍不住要揍我的时候，父亲就会飞快地骑着单车，像一个救世英雄一样出现。记得有一次，贪玩的我把母亲平日舍不得用，只有在探亲访友时才舍得抹上的雪花膏霍霍完了，全涂抹在自己的脸蛋、胳膊、手指头、小腿上……我全身香喷喷的。当我从自我陶醉中醒过来，看到气得七窍生烟的母亲正瞪着我，脸都变形了。她骂一句“你这挨千刀的兔崽子”，随即抄起墙角的扫帚，奔我挥过来。

我夺门而逃，口里大喊父亲。父亲刚好骑车载米回家，见状急急把车停住，右手扶车，左手伸出来迎我。我像个猴子，从父亲为我打开的安全门，一跃而上，稳稳坐上了横梁，手一挥，我的快乐就出发了。母亲在后面扯着嗓子骂，我耳边突然飞过母亲的另一只拖鞋，它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没碰着就沮丧地掉下地面了。我和父亲对视一秒，然后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，电线杆上的鸟儿都被我们的笑声震飞了。

普通平凡的父亲，一生清贫，他给我的财富不多，却让我一生享用不尽。一如那段横梁上陪我度过的快乐时光所滋生出来的爱与温暖，足以令我终身受益。

父亲和车横梁还是我躲避母亲的扫帚、拖鞋的最佳搭档。每次我犯了错，脾气暴躁的母亲忍不住要揍我的时候，父亲就会飞快地骑着单车，像一个救世英雄一样出现。记得有一次，贪玩的我把母亲平日舍不得用，只有在探亲访友时才舍得抹上的雪花膏霍霍完了，全涂抹在自己的脸蛋、胳膊、手指头、小腿上……我全身香喷喷的。当我从自我陶醉中醒过来，看到气得七窍生烟的母亲正瞪着我，脸都变形了。她骂一句“你这挨千刀的兔崽子”，随即抄起墙角的扫帚，奔我挥过来。

我夺门而逃，口里大喊父亲。父亲刚好骑车载米回家，见状急急把车停住，右手扶车，左手伸出来迎我。我像个猴子，从父亲为我打开的安全门，一跃而上，稳稳坐上了横梁，手一挥，我的快乐就出发了。母亲在后面扯着嗓子骂，我耳边突然飞过母亲的另一只拖鞋，它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没碰着就沮丧地掉下地面了。我和父亲对视一秒，然后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，电线杆上的鸟儿都被我们的笑声震飞了。

父亲的斧子

朱耀照

父亲是木匠，斧子不离身。父亲的斧子跟邻居家的劈柴斧子不同。邻居家的斧子，斧头两侧都往里缩，横截面是以斧刃为顶角的等腰三角形；父亲的斧子呢，斧头两侧并不对称，一侧平直，一侧往里缩，横截面则是直角三角形。斧刃呢，邻居家的，微弧形，跟斧脑差不多宽；父亲的斧刃呢，则是平齐，且往斧柄侧延伸，使斧头的表面呈漂亮的内陷月弧状。

另外，邻居家的斧子头部锈迹斑斑，斧刃厚实，木柄粗糙；而父亲的斧脑部青黑色，斧刃雪白轻巧，没有一点缺口。

父亲的斧子有多重？我说不上来。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徒弟因为斧子而半途逃回家。他是外乡人，细皮嫩肉，高中刚毕业就被送来学木匠。先学刨，再学锯和凿，虽然辛苦，但都熬下来了。可等到学徒使斧子时，就承受不住了。

回家后，他跟人说起他学斧子的感受：用斧子劈木料，因吃肉太多，木料报废；握斧子柄太紧，劈好多少木料，手上就起了泡；用斧子的时间久了，手背酸痛，到第二天，斧子怎么也提不起来。可对于木匠来说，斧子的戏份太重了，几乎每天都要用到它。

为此，他还编了一句顺口溜：“斧头，斧头！抡不完的活计，吃不尽的苦头。”父亲身材短小，给人感觉总是细胳膊细腿的。可他最擅长的就是使唤斧子。一把斧子在他手里，便能生出很多招式来，简直像《说唐》里的程咬金一样。

用斧子劈料，最见神威的是加工大木。房子搁架的材料，又长又粗。加工时，父亲先用墨绳在木材上弹出一个水平来，再将木材抬放在三脚架上，把要劈除的部分以合适的角度露出；然后两脚踏成弓步，双手隔一定距离紧握斧子柄，斜着斧子往木料劈去。这时，父亲成了巨人，斧子挥动富有节奏和力度，而每一下都在木材靠近墨线的地方。随着劈裂声一下一下响起，扁扁的大小木屑翩翩落地，一个崭新创面在木料上出现，好闻的松木香气也四散开来。

而加工一般家具的小木料，父亲又是另一个模样。他一手把住木料，一手抡着斧子。斧子举得不高，用力不多，待到木料时，力又减了几分。每一下都离墨线很近，但不会超过墨线吃进木料里。如是遇到枝节疤痕处，木质较硬，木纹较乱，父亲不会硬劈乱削，让木料出现各种难看的漏洞。他先是轻劈木料下部，再削木料上部，最后上下汇合。待木屑脱落，创面平整，木纹色泽深浅不一，像是精美的画面一般。

在父亲手里，斧子还能做细活。那时，钉木板要用上竹钉。这种竹钉四棱，长度一寸左右，截面没有筷子的四分之一粗。要用竹钉时，父亲便从木工箱里拿出一截干燥的毛竹片来，先是削成小竹条，除去毛刺，再将两端切成四边方。这一套程序全用斧子加工。父亲似乎很爱干此活。只见他双眼眯，手握在离斧头最近的斧柄处，全神贯注，举重若轻，那细致的程度跟女子绣花差不多。

父亲很珍惜斧子。每次用完，都要抹一下机油。而要到下一家干活时，就用绑带将斧子包裹起来。这种绑带用苕麻绳编制，中间宽，两端窄，跟草鞋差不多。包裹时将斧子刃卡在绑带最宽的地方，再用麻绳两边绑紧。

父亲18岁开始学木匠，到60岁生病终止了木匠生涯。他帮助建造的房子有几十间，制作的大小家具几百件。它们稳固光滑。里面的每一个部件，都是经父亲和徒弟们的斧子劈削而成。他用过的斧子，也不下于十几把。这些以木料为食物的斧子，给父亲以全家的温暖；父亲，也在斧子的挥舞中消耗了诸多的精力，慢慢老去。

可父亲离世后，家里竟找不到一把斧子。而他曾经使用过的斧子，有的永久地留在了各地常住的东家，有的早送给了曾朝夕相处过的几个徒弟。

那个半途回家的，也曾得到一把。离开父亲不到一个月，他又重新回来。经家人开导，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就是连续几天使唤斧子，也不再喊苦喊累。三年期满，他才回到家里。

几年后去找他，他正在为造屋人家劈柴。那把斧子，被他抡得风生水起，震天动地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

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一片用尽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。